

古本

禁毀

小说文库

武则天四大奇案

包公案



武则天四大奇案 包公案



A0873864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武则天四大奇案

(清)无名氏 著

出版说明

【版本及收藏情况】

一名《狄公案》、《狄梁公全传》，存6卷64回。不题撰人。光绪16年(1890)上海书局石印本，题《绣像武则天四大奇案》，序云“狄梁公四大奇案”。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有藏。光绪28年上海耕石书局石印本，首都图书馆有藏。民国2年文元书局石印本，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有藏。

【内容梗概】

书叙唐武则天时期，狄人杰所办错综离奇之案。狄公才高八斗，刚直不阿。任昌平令尹时，一日闻报命案。狄公明察暗访，偶见死者毕顺之母，因念子过甚而染疾，又闻其孙女变哑，儿媳淫荡，顿生疑窦。押获毕氏，然开棺验毕顺尸不果。狄公夜宿荒郊庙宇，得神灵指点，施巧计，终将凶犯捕获。此案后，城内李王氏女黎姑婚暴死，夫家疑为其夫同窗谋杀。狄公验尸，认定女系中毒而亡，经仔细探察，发现黎姑娘乃误食毒蛇汁液而死，真相大白。连破两案，狄公升迁至河南巡抚，与任上严惩奸臣张昌宗家奴、白马寺恶僧怀义。狄公年老，升至朝中。时朝纲不整，武后暗养薛敖曹于宫。狄公擒薛，将其阉割。朝中奸臣挑拨武后与太子关系，诬告太子谋反，武后欲召太子回朝处死。狄公力劝，武后乃罢。武三思妄图嗣位，收买乱党，冒太子之名反叛。狄公施巧计降伏乱党，并劝谏武后，感其心，母子尽释前嫌。太子进京面母，未料狄公已年迈过世。其后忠臣铲除朝中奸佞小人，太子复位登基。

第一回 入官阶昌平为令 升公堂百姓呼冤

诗曰：

世人但喜作高官，执法无难断案难。
冤猛相平思吕杜，严苛是尚恶申韩。

一心清正千家福，两字公明百姓安。
惟有昌平旧令尹，留传案牒后人看。

自来奸盗邪淫，无所逃其王法。是非冤抑，必待白于官家。故官清则民安，民安则俗美。举凡游手好闲之辈，造言生事之人，一扫而空之。无论平民之乐事生业，即间有不肖之徒，显干法纪，而见其刑罚难容，罪恶难恕，耳闻目睹皆赏善罚恶之言，宜无不革面洗心，改除积习。所以欲民更化，必待宰官清正，未有官不清正而能化民者也。

然官之清，不仅在不伤财、不害民而已。要能上保国家，为人所不能为不敢为之事。下治百姓，雪人所不能雪不易雪之冤。无论民间细故，即宫闱细事，亦静心审察。有精明之气，有果决之才，而后官声好，官位正，一清无不清也。故一代之立国，必有一代之刑官。尧舜之时，有皋陶，汉高之时，有萧何。其中不害、韩非子，则固历代刑名家所宗祖者也。若不察案之由来，事之初起，徒以桁杨刀锯一味刑求，则虽称快一时，必至沉冤没世，昭昭天报，不爽丝毫。若再因賂而行为贪起见，辄自动以五木，断以片言，是则身不修而可治国治民，上清宫闱，下安百姓，岂可得哉？间尝旷览古今，博稽野史，有不能断其无，并不能信其有者，如此书中所编之审案之明，做案之奇，访案之细，破案之神。或因秽乱春官，或为全其晚节，或图财以害命，或因奸以成仇，或误服毒，猝致身亡，或出戏言，疑为祸首，莫不无辜牵涉，备受苦刑，使非得一人以平反之。变言易服，细访微行，阳以为官，阴以为鬼，卒至得其情，定其案，白其冤，罹敢谓警世醒俗，亦聊供阅者之寂寥云尔。

诗曰：

备载离奇事，倾心往代人。
廉明公正者，千古大冤伸。

话说这部书，出自唐朝中宗年间。其时武后临朝，四方多事。当朝有一位大

臣，姓狄，名仁杰，号德英，山西太原县人。其人耿直非常，忠心报国，身居侍郎平章之职。一时在朝诸臣，如姚崇、张东之等人，皆是他所荐。只因武三思倡乱朝纲，太宗欲废中宗，立他为嗣。狄仁杰犯颜力争，奏上一本，说陛下立太子，千秋万岁，配食太庙。若立武三思，自古及今，未闻有内侄为天子，姑母可祀于太庙的道理。因此才恍然大悟，除了这个念头，退政与中宗皇帝。就称仁杰为国老，迁为幽州都督。及至中宗即位，又加封梁国公的爵位。此皆一生的事迹，由唐朝以来，无不人人敬服，说他是忠臣。殊不知这许多事皆载在历代史书上，所以后人易于知道，还有未载在国史，而流传在野史上的，那些事说出来，更令人敬服。不但是个忠臣，而且是个循吏。不但是个循吏，而且是个聪明精细仁义长厚的君子。所以武后自替位以来，举凡近狎邪僻，残害忠良，杀姊屠兄，弑君鸩母，下至民间奇怪案件，皆由狄公剖断分明。

自从父母生下他来，六七岁上，就天生的聪明，攻书上学目视十行，自不必说。到了十八岁时节，已是学富五车，才高八斗。并州官府闻了他的大名，先举了明经，后调为汴州参军，又升授并州法。朝廷因他居官清正，就迁他为昌平令尹。到任以来，为地方上除暴安良，清理词讼，自是他的余事。手下有四个亲随，一个姓乔，叫乔泰；一个姓马，叫马荣，这两人乃是绿林的豪客。这是他进京公干，遇了他两人，要劫他的衣囊行李。狄仁杰见马荣、乔泰皆是英雄气派，而且武艺高明，心下想到：我何不将此人收服，将来代皇家出力做了一番事业，他两人也可相助为理。为不埋没了他这身本领，当时不但去躲避，反而挺身出来，招呼他两人站下，应劝了一番。哪知马荣同乔泰十分感激，说我等为此盗贼，皆因天下纷纷，乱臣当道，徒有这身本领，无奈不遇识者，所以落草为寇，出此下策。既是尊公如此厚义，情愿随鞭执镫报效尊公。当时仁杰就将他两人收为亲随。其余一个姓洪，叫洪亮，即是并州人氏，自幼在狄家使唤，其人虽没有那用武的本事，却是一个胆大心细的人，无论何事皆肯前去，到了办事的时节，又能见机揣度，不至鲁莽。此人随鞭最久。又有一个姓陶，叫陶干，也是江湖上的朋友。后来改邪归正，为了公门的差役，无奈因仇家太多，时常有人来报复，所以也投在狄公麾下，与马荣等人，结为至友。从到昌平任之后，这四人皆代他私行暗访，结了许多疑难案件。

这一日，正在后堂看那些往来的公事，忽听大堂上而有人击鼓，知道是出了案件，赶着穿了冠带，升坐公堂。两班皂吏，齐集在下面。只见有个四五十岁的百姓，形色仓皇，汗流满面，在那堂口不住的呼冤。狄仁杰随令差人将他带上，在案前跪下。问道：“你这人姓甚名谁？有何冤抑，不等堂期控告，此时击鼓何为耶？”那人道：“小人姓孔，名叫万德，就在昌平县南门外六里墩居住。家有数间房屋，只因人少房多，故此开了客店。数十年来，安然无事，昨日向晚时节，有两个贩丝的客人，说是湖州人氏，因到外路办货，路遇此地，因天色将晚，要在这店中住宿。小人见是过路的客人，当时就将他住下。晚间饮酒谈笑，众人皆知。今早天色将明，他两人就起身而去。到了辰牌时分，忽然地甲胡德前来报信，说镇口有两个尸首，杀死地下，乃是你家投店的客人，准是你图财害命，将他治死，把尸首抛在镇口，贻害别人。不容小人分辨，复将这两个尸骸拖到小人家门前，大言恐吓，令我出五百银两，方肯遮掩此事。不然这两人是由你店中出去，何以就在这镇上出了奇案？这不是你移尸灭迹？因此小人情急，特来求大老爷伸冤。”

狄仁杰听他这番言语，将他这人上下一望，实不是个行凶的模样，无奈是人命巨案，不能听他一面之词，就将他放去。乃道：“汝既说是本地的良民，为何这地甲不说他人，单说是你，显见你也不是良善之辈。本县终难为信，且将地甲带来核夺。”下面差役一声答应，早见一个三十余岁的人，走上前来，满脸的邪纹，斜穿着一件青衣，到了案前，跪下道：“小人乃六里墩地甲胡德，见太爷请安。此案乃是在小人管下，今早见这两口尸骸，杀死镇口，当时并不知是何处客人。后来合镇人家前来观看，皆说是昨晚投在孔家店内的客人，小人因此向他盘问。若不是他图财害命，何以两人皆杀死在镇上？而是孔万德说他动身时，天色将明，彼时镇上，也该早有人行路。即使在路遇见强人，岂无一人过此看见？镇镇上店家，又未听见喊救的声音。这是显见的情节，明是他夜间动手，将两人杀死，然后拖到镇口，移尸灭迹。此乃小人的承任，凶手既已在此，求太爷审讯便了。”狄仁杰听胡德这番话，甚是在理，回头望着孔万德，实不是个图财害命的凶人，乃道：“你两人供词各一，本县未经相验，也不能就此定夺。且待登场之后，再为审讯。”说着，将他两人交差带去。随即传令伺候，预备前去相验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回 胡地甲诬良害己 洪都头借语知情

话说狄仁杰将胡德同孔万德两人交差带去，预备前往相验。自己退堂，令人传了仵作，发过三梆，穿了衣服，当时带了差役人证直向六里墩而来。所有那一路居民，听说出了命案，皆知道狄公是个清官，必能伸冤理枉，一个个成群结队跟在他轿后，前来观看。

到了下昼时分，已至镇上，早有胡德的伙计赵三并镇上的乡董郭礼文，备了公馆，前来迎接。狄公先问了两句寻常的言语，然后下轿说道：“本县且到孔家踏勘一回，然后登场开验。”说着，先到了客店门首，果见两个尸身，倒在下面。委是刀伤身死。随即传胡德问道：“这尸首本是倒在此地的么？”胡德见狄公先问这话，赶着回道：“太爷恩典，此乃孔万德有意害人，故将两口尸骸杀死，抛弃在镇口，以便随后抵赖。小人不能牵涉无辜，故仍然搬移在他家门前。求太爷明察。”狄公不等他说完，当时喝道：“汝这狗头，本县且不问谁是凶手。你既是在公人役，岂能知法犯法？可知道移尸该当何罪？无论孔万德是有意害人，既经他将尸骸抛弃在镇口。汝当先行报县，说明缘故。等本县相验之后，方能请示标封。汝为何藐视王法，敢将这两口尸骸移置此处？这有心索诈已可概见。不然即与他通同谋害，因分脏不平，先行出首。本县先将汝重责一顿，然后再严刑拷问。”说着，令差役重打了二百刑杖。登时喊叫连天，皮开肉绽。所有那镇上的百姓，明知孔万德是个冤枉，被胡德诬害，无奈是人命案件，不敢搅人里面。此时见狄公如此办法，众人已是钦服。说道：“果然名不虚传，好一位精明的清官。”

当时将胡德打毕，他仍是矢口不移。狄公也不过为苛求，带着众人，到了孔家里面，向着孔万德问道：“汝家虽是这十数间房，但是昨日客人住在哪间屋内，汝且说明。”孔万德道：“只后进三间是小人夫妇同我那女儿居住，东边两间是厨房，这五间房屋，从不居客，惟有前进间中进，让客居住。昨日那两个客人前来，小人因他是贩丝货的客，不免总有银钱，恐在前进不甚妥贴，因此请他在中进居住。”说着，领了狄公到了中进，指着上首那间房屋。

狄公与众人进去细看，果见桌上仍有残肴酒迹未曾除去，床面前尚摆着两个夜壶。看了一遍，实无形影，恐他所供不实，问道：“汝在这地方既开了数十年客店，往来的过客自必多住此处，难道昨日只有他两人，以外别无一客么？”孔万德道：“此外尚有三个客人，一是往山西贩卖皮货的，那两个是主仆两人，由河南至此，现因抱病在此，尚在前进睡卧呢。”狄公当时先将那个皮货客人带来询问。说是姓高，名叫清源。历年做此生理皆在此处投寓。昨日那两个客人，确系天色将明的时节出去，夜间并未听有喊叫。至他为何身死，我等实不知情。复将那个仆人捉来，也是如此说

法。且言：“主人有病，一夜未曾安卧，若是出有别故，岂能绝无动静？”

狄公听众人异口同声，皆说非孔万德杀害，心下更是疑惑，只得复往里面，各处细看了一回，仍然无一点痕迹，心下说道：“这案明是在外面身死，若是在这屋内，就作那三人帮同抵赖，岂能一点形影没有？”自己疑惑不定，只得出来。到了镇口，果见原杀的地方鲜血汪汪，冒散在四处。左右一带，并无人家居住，只得将镇里就近的居民提来审问。皆说不知情，因早间过路人来方才叫唤起来，知道出了这案，因此鸣了地甲，细细查访，方知是孔家店内客人。狄公心想道：“莫非就是这地甲所为？此时天色已晚，谅也不能相验，我先且细访一夜，看是如何，明早验复再议。”想罢向着那乡董说道：“本县素来案件随到随问，随问随结，故此今日得报，随即前来踏勘。但是这命案重大，非日间相验不能妥当。本县且在此处权住一宵，明早再行开验。”

当时吩咐差役小心看管，自己到了公馆，与那乡董郭礼文谈论一番，招呼众人退去，随将洪亮喊来，说道：“此案定非孔万德所为，本县惟恐这胡德做了这事，反来自己出首牵害旁人。你且先去细访一会，速来回报。”洪亮当即领命出来，找了那地甲的伙计赵三，并几个值日的差快，说道：“我是随着太爷来办这案件，又没有苦主家，又没有事主，眼见得孔老爹是个冤抑，我们虽是公门口吃饭的人，也不能无辜冤枉好人。到此时腹中已是饥饿，胡德是此地地甲。难道一杯酒饭也不预备？我等也不是白扰的，太爷的清正，谁不晓得，明日回衙之后，总要赏给工食，那时我们也要照还。此时当真令我们挨饿不成？”赵三听见洪亮发话，赶着上来招呼道：“洪都头不必生气，这是我们地甲为案缠和，忘却叫人预备。既是都头与众位饿了，我小人奉请一杯，就在镇上东街酒楼上胡乱吃一顿罢。”说着另外派了两人看守尸首，自己与大众来到酒楼。

那些小二见是县里的公差，知是为命案来此，赶着上来问长问短，摆上许多酒肴，洪亮道：“我等不比寻常差役，遇了一件案子就大吃大喝，拿着事主用钱，然后还索诈些银两走路，你且将寻常的饭菜端两件上来，吃两杯酒就算了。共计多少饭钱，随后一总给你。”说着大家坐下，洪亮明知胡德被打之后，为乔泰、马荣两人押在孔家，当时向着赵三说道：“你家头儿也太疏忽了，怎么昨日一夜不在家，今日回来知道这案件，就想孔老儿这许多银两？人家不肯，就生出这个毒计移尸在他家门首，岂不是心太辣了么？究竟他昨夜到何处去的？此乃眼面前地方，怎么连你们巡更皆梭巡不到？现在太爷打了他二百刑杖，明日还要着他交出凶手呢！你看这不是自讨苦吃么？”赵三道：“都头你不知内里情节。因诸位头翁不是外人，故敢说出这话。我们这个地甲，因与孔老儿有仇，凡到年节，他只得给那几个铜钱，平时想同他挪一文，他皆不行。昨夜胡德正在李小六子家赌钱，输了一身的欠帐。到了天亮之时，正是不得脱身。忽然镇上哄闹起来，说出了命案。他访知是孔家出来的人，因此起了这个恶念，想得他几百银子还那赌帐。不意太爷如此清明，先将他责罚了一顿。岂不是个害人不成反害自己么？但这案件也真奇怪，明明是天羽出的事，我打过五更之后，方才由彼处回来，一觉未醒，就有了这事。孔老儿虽是个怪吝的人，我看这件事他决不敢做。”

洪亮听了他这番话，也是含糊答应。想道：“照他说来，这事也不是胡德了，不过想讹诈他几百银子。现在所欲未遂，重责了二百大板，也算得抵了这罪。但是凶

手不知是谁,此事倒不易办。”当即狼吞虎咽吃完酒饭,算明帐目,招呼他明日在公馆收取。自己别了大众,来到狄公面前,将方才的话说了一遍。狄公道:“此案甚是奇异,若不是这胡德所为,必是这两人先在别处露了银钱,被歹人看见尾随到此,今早等他起行的时节,措手不及伤了性命。不然何以两人皆杀死在镇口?本县既为民父母,务必为死者伸了冤情,方能上对君王,下对百姓。且待明日验后如何,再行核夺便了。”当时洪亮退了出来,专等明早开验。不知后事如何,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回 孔万德验尸呼错 狄仁杰卖药微行

却说狄公听洪亮一番言语，知不是胡德所为，只得等明日验后再核。一宿无话。次日一早就起身梳洗，用了早点，命人在尸场伺候。所有那些差役，早已纷纷到了孔家门口，不多一会，狄公步出公馆，登场在公案坐下。先命将孔老儿带来，说道：“此案汝虽不知情节，既是由汝寓内出去，也不能置身事外，且将这两人名姓说来，以便按名开验。”孔老儿道：“这两人前晚投店时，小人也曾问他，一个说是姓徐，那一个说是姓邱，当时因匆匆卸那行李，未暇问着名字。”狄公点点首，用朱笔批了徐姓男子四字，命件作先验这口尸首。只见件作领了朱批到了场上，先把左边那尸身与赵三及值日的皂役抬到当中，向着狄公禀道：“此人是否姓徐，请令孔万德前来着视。”狄公即叫孔老儿到场上去看。

老儿虽是惧怕，只得战战兢兢的走到场上，但见一颗鲜血的人头牵连在尸腔上面，那五官已被血同泥土污满，勉强看了说道：“此的是前晚住店的客人。”件作听报已毕，随即取了六七扇芦席铺到地下，将尸身仰放在上面，先用热水将周身血迹洗去，细细验了一会，只听报道：“男尸一具，肩背刀伤一处，径二寸八分、宽四分，左肋跌伤一处，深五分，宽径五寸等，咽喉刀伤一处，径三寸一分，宽六分，深与径等，致命。”报毕，刑房填了尸格，呈在案上。狄公看了一回，然后下了公座，自己在尸身上下看视一周，与所报无异，随即标封发下，令人取棺暂厝，出示招认。复又入座，用朱笔点了邱姓。件作仍照前次的做法将批领下，把第二个尸身抬到上面，禀令孔老儿去看。

孔老儿到了场上，低头才看，不禁一个筋斗吓倒在地，跟珠直向上渺，口中喃喃的直说不出。狄公在上面见了这样，知道有了别故，赶着令洪亮将他扶起，等他苏醒过来，说明了再验。尸场上面那许多闲人团团围住，恨不得立刻验毕好回转城去，忽见孔老儿栽倒地下，一个也是个猜疑不定，反而息静无声。望着孔老儿，等他醒来。究为何事？此时洪亮将他扶坐地下，忙令他媳妇取了一盏糖茶，灌了下去，好容易方醒转过来，嘴里只说道：“不、不、不好了，错、错了。”洪亮赶着问道：“老儿，你定一定神，太爷现在上面，等你禀明是谁错了。”老儿道：“这尸首错了，前晚那个姓邱的是个少年男子，此人已有胡须，哪里是住店的客人？这人明明的是错了。赶快求太爷伸冤呀！”件作同洪亮听了这话，已是吓得猜疑不定，随即回了狄公。狄公道：“哪里有此事？这两口尸首昨日已在此一天，他为何未曾认明？此时临验忽然更换，岂不是他胡言搪塞！”说着将孔老儿提到案前，怒问了一番，孔老儿直急得磕头大哭，说道：“小人自被胡德害害，见两口尸骸躺在门首，已是心急万分，忙忙进城报案，哪里敢再细看尸身？且这人系倒在那姓徐的身下，见姓徐的不错，以为他也

不错了，岂料出了这个疑案。小人实是无辜，总求太爷开恩。”狄公见他如此说法，心下想道：“我昨日前来见尸骸却是一上一下倒在这面前。既是他说讹错，这案倒有些眉目，不难访破了”。且带胡德来细访，当时招呼带地甲。

胡德听见传他，也就带着刑伤，同乔泰两人走上前来。狄公道：“汝这狗头，移尸诬害，既说这两人为孔万德杀害，昨日由镇口移来，这尸身面目自必亲见过了。究竟这两人是何形样？赶快供来。”此时，胡德已听说是讹错，现在狄公问他这话，深恐在自己身上追寻凶手，赶着禀道：“小人因由他店中出去，且近在咫尺，故尔说他杀害。至那尸身，确是一个少年，那一个已有胡须。因孔万德不依，小人停放两人匆匆进城，以至并在一处。至是否讹错，小人前晚未曾遇面，不敢胡说。”狄公当时又将胡德打了一百，说他报案不清，反来牵涉百姓。随即又将那三个客人传来问讯，皆说前晚两人俱是少年，这个有胡须的实未投店，不知何处人氏，因何身死。狄公道：“既是如此，本县已明白了。”随即复传仵作开棺验，只得如法行事，将血迹洗去，向上报道：“无名男尸一具，左手争夺伤一处，宽径二寸八分，后背跌伤一处，径三寸，宽五寸一分，肋下刀伤一处，宽一寸三分，径五寸六分，深二寸二分。致命。死后胸前入伤一处，宽径各二寸八分。”报毕，刑房填了尸格。狄公道：“这口尸棺，且置在此处，这人的家属恐离此不远，本县先行标封，出示招认，俟凶手缉获，再行定案。孔万德交保释回，临案对质。胡德先行收禁。”

吩咐已毕，随即离了六里墩，一路进城，先到县庙拈香，然后回到衙门。升了公座，各役排衙已毕，退入后堂。一面出了公文，将原案即尸身尺寸形象录明移文到湖州本地，令他访问家属。随后又请邻封缉获。这许多公事办毕，方将乔泰、马荣传来说道：“此案本县已有眉目，必是这邱姓所为，务必将此人缉获，此案方可得破。汝两人立刻前去探访，一经拿获，连来回禀。”两人领命前去。复又将洪亮喊来说道：“那口无名的尸骸恐即是此地人氏，汝且到四乡左近访察。且恐那凶手未必远藏，匿迹在下乡一带，俟风声稍息，然后逃行，也未可知。”洪亮领命去后一连数日，皆访不出来，狄公心下急道：“本县莅任以来，已结了许多疑案，这事明明的有了眉目，难道竟如此难破？且待本县亲访一番，再行定夺。”

想罢，过了一夜。次日一早换了微行衣服，装成个卖药医生，带了许多药草，出了衙署。先到那南乡官路一带大镇市上，走了半日，全无一入理问。心下想到：“我且找一个宽阔的店铺，下这药草，看是有人来否？”想着前面到了个集镇，虽不比城市间热闹，却也是官场大路，客商仕宦，凑集其间。见东北角有个牌坊，上写着“皇华镇”三字。走进坊内，对面一个大大的高墙，中间现出一座门楼，门前树着一块方牌，上写着“代当”两字。狄公道：“原来是个典当，我看此地倒甚宽阔，且将药包打开，看可有人来医治？”想罢，依着高墙站下，将药草取出，先把那块布包铺在地下，然后将所有的药铺列上面，站定身躯高声唱道：“南去北来休便休，只知欢喜不知愁。世间缺少神仙术，疾病来时不自由。在下姓仁，名下杰，山西太原人氏。自幼博采奇书，精求医理，虽非华陀转世，也有扁鹊遗风。无论男妇方脉，内外各科，以及疑难杂症，只要在下面就可一望面知，对症下药，轻者当面见效，重者三日病除。今因访友到此，救世扬名。哪位有病症的，前来请教。”喊说了一会，早拥下许多闲人，围成一个圈了。

狄公细看一回，皆是些乡间民户，你言我语在那里议论。内有一个中年妇人，

弯着腰挤在人丛里面，望着狄公说毕，向上问道：“先生如此说，想必老病症皆能医了？”狄公道：“然也。若无这样手段，何能东奔西走，出此大言？汝有何病，可明说来，为汝医治。”那妇人道：“先生说一望而知，我这病却在这心内，不知先生可能医么？”狄公道：“有何不能！你有心病，我却有心药。汝且转过面来，让我细望。”说着，那妇人果脸向外面，狄公因她是个妇女，自己究竟是个官长，虽然为访案起见，在这人众之间殊不雅相。当即望了一眼说道：“你这病我知道了，见你脸色干黄，青筋外露，此乃肝旺神虚之相。从前受了憋闷，以致日久引动肝气，饮食不调，时常心痛，你可是心痛么？”那妇人见他说出病源，登时说道：“先生真是神仙，我这病已有三四年之久，从未有人看出这缘故。先生既是知道，不知可有医药么？”狄公见她已是相信，想就此探听口气。不知这妇人说出什么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四回 设医科入门治病 见幼女得哑生疑

却说狄公见那妇人相信他的医理，欲想探她的口气，问道：“你这病既有数年，你难道没有丈夫儿子代你请人医治，就叫你带病延年么？”那妇人见问，叹了一口气道：“说来也是伤心，我丈夫早年已经亡故，留下一个儿子，今年二十八岁，向来在这镇上开个小小绒线店面，娶了儿媳已有八年。去年五月端阳，在家赏午，午后带着媳妇同我那个孙女出去看闹龙舟。傍晚我儿子还是如平时一样，到了晚饭以后，忽然腹中疼痛。我以为他是受暑所致，就叫媳妇服侍他睡下。哪知到了二鼓以后，忽听他大叫一声，我媳妇就哭喊起来，说他身死了。可怜我婆媳两人如同天突下来一般，眼见得绝了宗嗣。虽然开个小店，又没有许多本钱，哪里有现钱办事？好容易东挪西欠，将我儿子收殮去了。但见他临殮时节，两只眼睛如灯球大小露出外面。可怜我就此伤心，日夜痛哭，得了这心疼的病症。”狄公听她所说，心下疑道：“虽然五月天暖，时候或者不正，为何临死喊叫？收殮时节又为什么两眼露出？莫非其中又有别故么？我今日为访案而来，或者这邱姓未曾访到，反代这人伸了冤情，也未可知。”乃道：“照此讲来，你这病更厉害了。若单是郁结所致，虽是本病尚可易治，此乃骨月伤心，由内心怨苦出来，岂能暂时就好？我此时虽有药可治，但须要自己煎药配水，与汝服下，方有效验。现在这街道上面焉能如此费事？不知你可定要医治？如果要这病除根，只好到你家中煎这药方能妥当。”

那妇人听他如此说法，踌躇了半晌，说道：“先生如肯前去，该应我这病是要离身。但是有一件要与先生说明，自从我儿子死后，我媳妇苦心守节，轻易不见外人，到了下昼时分，就将房门紧闭。凡有外人进来，她就吵闹不休，说她青年妇道，为什么婆婆让这班人来家？所以我家那些亲戚皆知她这个缘故，从没有男人上门，近来连女眷皆不来了。家中只有我婆媳两个，午前还在一处，午后就各在各人房内。先生如去千万仅在堂屋内煎药，煎药之后，随即出去方好。不然她又要我吵闹了。”狄公听毕，心下更是疑惑。想道：“世上节烈的人也有，她却过分太甚。男人前来不与她交言固是正理，为何连女眷也不上门？而且午后就将房门紧闭，这就是个疑案。我且答应她前去，看她媳妇是何举动。”想毕说道：“难得你媳妇如此守节，真是令人敬重。我此去不过为你治病，只要煎药之后随即出来便了。”那妇人见他答允，更是欢喜非常，说道：“我且回去说一声，再来请你。”狄公怕她回去媳妇阻挡，赶着道：“此事殊可不必，早点煎药即了，要赶路进城做点生意，谅你这苦人也没有许多钱酬谢。我不过是借你扬名，就此同你去罢。”说着将药包打起，别了众人，跟着那妇人前去。

过了两三条狭巷，前面有一所小小房屋，朝北一个矮门，门前站着一个女孩子，

约有六七岁光景，远远见那妇人前来，欢喜非常，赶着跑来迎接，到了面前，抓住那妇人衣袖，口中真是乱叫，说出一句话来，那个手指东画西，不知为着何事。狄公见她是个哑子，乃道：“这个小孩子是你何人？为何不能言语？难道她初生下来就是这样么？”说着，已到了门首，那妇人先推门进去，拟到里面报信。狄公恐她媳妇躲避，接着也进了大门，果是三间房屋。下首房内，听见有人进来，即走出房门，半截身躯向外一望，却巧与狄公对面。狄公也就望了一眼，但见那个媳妇年纪也在三十以内，虽是素妆打扮，无奈那一副淫眼露出光芒实令人魂消魄散，眉梢上起，云白的面孔，两颊上微微的晕出那淡红的颜色，却是生于自然。见有生人进来，即将身子向后一缩，扑咚的一声，将房门紧闭，只听在里面骂道：“老贱妇，连这卖药的郎中，也带上门来了，才能清静了几天，今日又要吵闹一晚，也不知是哪里的晦气。”狄公见了这样的神情，正是猜着了八分：这个女子必不是个好人，其中总有缘故。我既到此，无论如何毁骂也要访个底细。当时坐下说道：“在下初次到府，还不知府上尊姓。方才这位女孩子谅必是令孙女了。”那妇人见问，只得答道：“我家姓毕，我丈夫叫毕长山，我儿子学名叫毕顺，可怜他身死之后，只留下这八岁的孙女。”说着，将那个女孩拖到面前，不禁两眼滚下泪来。狄公道：“现在天色不早，你可将火炉引好，预备煎药。但是你孙女这个哑子究竟是怎样起的？”毕老妇道：“这皆是家门不幸，自幼生她下来，真是百般灵利，五六岁时口齿爽快得非常。就是她父亲死后，未有两月光景，那日早间起来就变做这样，无论再有什么要事，虽是心里明白，嘴里只说不出来。一个好好的孩子成了废物，岂不是家门不幸么？”狄公道：“当时她同何人睡歇？莫非有人药哑么？你也不根究？如果是人药哑，我倒可以设法。”

那妇人还未答言，只听她媳妇在房内骂道：“青天白日无影无形的混说鬼话，骗人家钱财也不是这样做的。我的女儿终日随我在一处，有谁药她？从古及今，只听见人医兽医，从未能见医哑子的人，这老贱妇只顾一时高兴，带这人来医病也不问他是何人，听他如此混说，儿子死了也不伤心，还看不得寡妇媳妇清静。”唠唠叨叨说个不了。那妇人听她媳妇在房叫骂，只是不敢开口。狄公想到：“这个女子必是有了外路，皆因老妇不能识人，以为她安心守节。在我看来，她儿子必是她害死！天下的节妇未有不是孝妇，既然以丈夫为重，丈夫的母亲有病，岂有不让她的医治之理！这个女孩子既是她亲生所养，虽然变了哑子，未有不想她病好之理。听见有人能医就当欢喜非凡，出来动问，怎么全不关心？反而骂人不止。即此两端明明的是个破绽，我且不必惊动，回到衙中再为细访。”当时起身说道：“我虽是走江湖的朋友，也要人家信服，方好为人医治。你家这女人无故伤人。我也不想你许多医金，何必作此闲气，你再请别人医罢。”

说着起身出了大门。那妇人也不敢挽留，只得随他面去。狄公到了镇上见天色已晚。此时进城已来不及了，我不如今晚在此权住一夜，将此案访明白了，以便明日回衙办事。想罢，见前面有个大大的客店，走进门来，早有小二前来问道：“你这郎中先生还是要张草铺暂住一夜？还是包个客房居住？”狄公见里面许多房屋，车辆各载摆满在里面，说道：“我是单身过客，想在这镇上做两日生意，得点盘缠，如有单房最好”。小二见他要做买卖，登时答应：“有！有！”随即将他带入中进，走到那下首房间安排住下。知他没有行李，当时又在掌柜的那里租了铺盖，布置已毕，问了酒饭。狄公道：“你且将上等便菜端一两件来下酒。”小二应毕，先去泡了一壶

热茶，然后一件件送了进来。狄公在房中吃毕，想道：“这店中客人甚多，莫要那个凶手也混在里面？此时无事，何不出去查看查看。”自己一人出了房门，过了中进，先到店门外面，望了一回。已交上灯时候，但见往来客商仍然络绎不绝。正在出神之际，然见对面来了一人，望见狄公在此，赶着站下要来招呼。见他旁边有两三个闲人，又不敢上前来问。狄公早已看见，不等他开口说道：“洪太爷从何到此？今日真是巧遇，就在这店内歇罢，两人也有个陪伴。”那人见他这样，也就走上前来。不知此人是谁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五回 入浴堂多言露情节 寻坟墓默祷显魂灵

却说狄公在客店门首，见对面来一人，当时招呼他里面安歇。那人不是别人，正是洪亮。奉了狄公的差遣，令他在昌平四乡左近寻访那六里墩的凶手。访了数日绝无消息，今日午后也到了这镇上。此时见天色已晚，打算前来住店。不料狄公先在这里，故尔想上前招呼，又怕旁人识破，现在见狄公命他进去，当即走上前来说道：“不料先生也来此地，现在里面哪间房里，好让小人伺候。”狄公道：就在这前进过去，中进那间下首房屋，你且随我来罢。”当时两人一同进内，到了里面。洪亮先将房门掩上，向狄公道：“太爷儿时来此？”狄公即忙止道：“此乃客店所在，耳目要紧，你且改了称。但是那案件究竟如何了？”洪亮摇头道：“小人奉命已细访了数天，这左近全没有一点形影，怕这姓邱的已去远了。不知乔泰同马荣可曾缉获？”狄公道：“此案虽未能破，我今日在此又得了一件疑案，今晚须要访问明白，明日方可行事。”当时就将卖药遇见那半老奶奶的话说了一遍。洪亮道：“照此看来是在可疑之列。但是，她既未告发，又没有实在形迹，怎么办？”狄公道：“本县就因这上面，所以要访问。今晚定更之后，汝可到那狭巷里面巡视一番，究看有无动静。再在左近访她丈夫身死时是何境况。现在坟墓葬在哪里。细细问明，前来回报。”洪亮当时领命，先叫小二取了酒饭，在房中吃毕。等到定更以后，约离二鼓不远，故意高声喊道：“小二你再泡壶茶来服伺先生睡下，我去会个朋友，立刻就来。”说着出了房门而去。小二见他如此招呼，也不知他是县里的公差，赶着应声，让他前去。

洪亮到了街上，依着狄公所说的路径转弯抹角到了狭巷。果见一个小小矮屋，先在巷内两头走了数次，只不见有人来往。想道：“莫非此时尚早？我且到镇上闲游一回，然后再来。”想罢复出了巷口，向东到了街口。虽然是乡镇地方，因是南北要道，所有的店人，此时尚未关门。远远见前面有个浴堂，洪亮道：“何不此时就沐浴一次，如有闲人也可答着机锋，问问话头。”当时到了里面，但见前后屋内已是坐得满满，只得在左边坑上寻了个地方坐下，向着那堂官问道：“此地离昌平还有多远？这镇上共有几家浴堂？”那个堂官见他是个外路口音，乃道：“此地离城只有六十里官道，客人要进城么？”洪亮道：“我因有个亲戚住在此处，故要前去探亲。你们这地方想必是昌平的管辖了。现在那县令姓甚名谁，哪里人氏？目下左近有什么新闻？”那个堂官道：“我们这位县太爷真是天下没有的。自他到任以来不知结了多少疑难案件。姓狄，名字叫仁杰，乃是并州太原人氏，你客人到迟了，如是早来数日，离此有十数里，有个六里墩集镇，出了个命案甚是奇怪。这客人五更天才由客店内起身，天亮的时节倒被人杀死在锁口。不知怎样又将尸首讹错，少年人变做有胡须的。你道奇也不奇。现在狄太爷已相验过了，标封出示招人认领呢！不知这